

## 第五課——「要找到你所追求的所有」：魯益師看人們對天國的渴望

在《黎明行者號》第二章，老牌氣（Reepicheep）提到了他在搖籃中聽過的一段詩歌：

凡天空和水相遇，  
凡波成長甜，  
不疑惑，Reepicheep，  
要找到你所追求的所有，  
有東邊的地極。

在該書的最後一章，讀者將學習到第一部分——凡天空和水相遇/凡波成長甜——的意思。可是，魯益師沒有交代「你所追求的所有」是在哪一個部分。在第二章，甚至老牌氣自己也承認，「我也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但它已經像咒語般影響著我所有的生活。」在餘下的故事中，老牌氣將學習到，一直以來他在生命中所尋找的並不是他個人的榮譽，而是有更加輝煌的東西。

在《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一書裏面「希望」這一章，我們發現魯益師經常引用的一句話「如果我發現自己擁有一個不能在這個世界上被滿足的願望，那最可能的解釋是，我是被創造活在另外一個世界的。」這個對於另外一個世界的願望，貫通了整部《納尼亞傳奇》。

《獅子、女巫、魔衣櫥》最後一章，教授回答孩子們有關返回納尼亞的問題：「是的，你當然會有重新回到納尼亞的一天。」《賈思潘王子》一書中，孩子們從火車站月台被送到濃密的樹林，露西的第一句話是：「噢，彼得！你相信我們可能要回到納尼亞了？」在埃德蒙和露西的第一次出現在《黎明行者號》，魯益師寫道，他們凝視著納尼亞的船的圖畫，心中渴望返回。埃德蒙在那一幕的開場白表達了這個渴望：「現在的問題是否更糟，看著一條納尼亞的船卻無法到那裡去。」

考慮到這一切對納尼亞的嚮往，問題出現了：為什麼老牌氣或其他人要離開納尼亞呢？魯益師從來沒有給我們一個完整的答案，但暗示有一些東西是目前的納尼亞所缺乏的。在他著名的講章《榮耀的重量》中，他描述了一種渴望，「我們現在感覺被切斷的在宇宙中的一些東西，我們很想進去門裏面，但卻總是在門外觀看」。在《最後一戰》，那些擁有這種渴望的人才能夠最終通過此門。

在《痛苦的奧秘》一書第十章，魯益師更全面地討論這一基本的渴望，儘管他仍然有點含糊。有魯益師形容為，「你一出生就渴望這東西。」魯益師繼續說，「你從未擁有過它。其他所有曾經深深觸動你的靈魂的事情都不是它，但只是它的影子——誘人的一瞥，從來沒有完全履行的承諾，在你的耳邊輕輕溜過的迴聲。但如果它真正被體現出來，你會知道的，就像迴聲沒有散去但成為了聲音。你會毫無疑問地說「最後就是它，我是為此而被創造的」。

如果魯益師不更具體地說明這個願望，這是因為它是必須的。在他的自傳《驚訝喜悅》接近尾聲時，魯益師稱那往我們最深切的渴望奔跑的旅程，是一個「進入敬畏的地區」的旅程。他描述這個旅程「拒絕被識別為一種感官的對象，或是一種生物和社會需要，或是被想像出來的。」

對於魯益師來說，這種對地平線外的世界的渴望從他很年輕的時候就有了。在他的自傳《驚訝喜悅》第一章，他簡述他在愛爾蘭郊區的童年，並介紹了他和他的兄弟從臥室的窗戶看到一排又一排的高山時激起了他的渴望。雖然不是很遙遠，對於還是一個小孩子的魯益師來說，這是「高不

可攀」，所以教他「渴望」。魯益師接著指出，在他生命中這種感覺曾經也在不同時間和地點再次回來，但是他無法找到任何話可以足夠描述這種感覺。這一個渴望到底是什麼是不明確的，如魯益師問道：「這是一個感覺，當然，這也是一種渴望，但渴望什麼呢？」

當然，這個渴望比一個男孩對地平線上的山的嚮往是更高的。在魯益師後來的生命中，他把這種感覺識別為「對天國的渴望」。

雖然老牌氣不時會失去它的焦點，但是他真正的願望是達到亞斯蘭的王國，而不是他自己的榮譽。這一事實的證據之一是，不管老牌氣擁有多少榮譽，他絕不感到滿足，並且常常捍衛它。只要他感到自己的榮譽有一點點被彈劾，他就立刻變成一個熱血英雄。魯益師會說，當我們把次要的事情變成優先的事情的時候，我們是永遠不能得到滿足的。

在他著名的講章《榮耀的重量》中，魯益師認為，我們「有一個願望是自然的快樂也不能滿足的」。在《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一書裏面「希望」這一章，魯益師指出，大多數的人，如果真正尋找心底的盼望，他們就會知道他們想要的東西「不在這個世界上」。魯益師總結說，在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東西聲稱能滿足這種渴望，但「他們始終不信守諾言」。

魯益師深知到人們都有一種傾向，就是把次要的慾望當作是一個主要目標。次要的願望可能是好的，也有它本身的作用，但在《返璞歸真》一書中，魯益師進一步解釋我們絕不能誤認這就是真正的願望，它們「只是一種副本、迴聲、還是幻象」。魯益師總結說：「我要保證對於那真正的王國的渴望常在我裏面，那地方是只有在我去世以後才可以找到的；我決不讓它下雪或翻轉過來：我必須把它作為我生命的主要目標，努力往這個王國奔跑，並幫助其他人這樣做。」

在《黎明行者號》的最後幾頁，老牌氣終於完成了他在前一本書開始的字符。在《賈思潘王子》，老牌氣告訴彼得，「雖然我的生活永遠是在你的命令下，但我的榮譽就是我自己。」勇敢的老鼠已經到了一個地步，他不再留住這些榮譽，他曾經以為這是一定要擁有的、即使在服務和犧牲的時候也不願意放棄的東西。在《賈思潘王子》，老牌氣認為，老鼠的尾巴就是「榮譽和榮耀」的標誌。現在，他已經找到了更高的榮譽和榮耀。

在《賈思潘王子》尾聲，老牌氣失去了他的尾巴。他與亞斯蘭見面和承認：「我完全失態了。你以這個不合時宜的方式出現。」亞斯蘭恢復了老鼠的尾巴，他說得很清楚，他這樣做並不是為了成全老牌氣的「尊嚴」。最終的結論是，隨著老牌氣揮劍，以前他對於自己的尊嚴和要保持一個體面的外觀的關注都隨之而散。老牌氣讓露西做「她一直想做的事」，那就是讓她把自己抱在懷裏輕撫。早在第一章的時候，這行動是深深得罪了老鼠的。

故事沒有交代在大浪的另一邊，老牌氣的情況是如何。旁白說，「小圓舟越來越快，乘風破浪。在一瞬間，他們看到它的踪跡和老牌氣站在最頂端。然後它消失了，在那一刻沒有人能夠真正聲稱看到過老牌氣。但是我相信他已經安全來到亞斯蘭王國，並且活到今天。」喬納森·羅傑斯 (Jonathan Rogers) 形容老牌氣的最後航程說：「忘記自己，忘記世界，忘記背後的一切，他就起來、起來、起來，歡迎闖進歷險。」

在《最後一戰》，魯益師描述老牌氣作為黃金大門的門將來歡迎露西和其他人。在那一幕，老牌氣將他的左爪子放在長劍上，我們可以假設這是亞斯蘭給他以取代以前他在這裏所留下的。在這

裏魯益師似乎再一次暗示，如果我們把首要的東西看為首要的，次要的東西也會隨之而來。或者在老牌氣的情況來說，如果我們甘願放棄追求個人的榮譽，我們將會給予更大的榮譽。

對於那超越世界盡頭的土地的渴望，讀者再有另外兩個窗口去探索。在《最後一戰》第十五章，Jewel 和其他人一起達到該地區的邊界，並大聲說，「我終於回家了！這是我真正的祖國！我屬於這裏。雖然直到現在我從來不知道它，但這就是我一生中一直在尋找的土地。我們之所以喜歡以前的納尼亞王國，是因為有時候它看起來有點像這裏。」

另外，我們可以讀一下在《黎明行者號》的最後一頁露西的話。當她和埃德蒙被告知將永遠不會再返回納尼亞，露西抽泣說「這不是因為納尼亞，你知道嗎？這是因為你」，暗示這些孩子們嚮往納尼亞的根源，其實就是對亞斯蘭本身的渴望。在老牌氣的情況中，他對亞斯蘭王國的嚮往也是對亞斯蘭本身的渴望。

我們對於天國的渴望，也可以用類似的觀點來解釋。每一個基督徒可能都想對耶穌說：「這不是因為天國，你知道嗎？這是因為你。」

#### 討論問題：

在最後幾頁，老牌氣來到了天空和水的地方相遇，他在搖籃中所聽到的預言都成就了。他留下了他的劍，隨著大浪啟航，去發現他曾經尋求的一切。

1. 老牌氣說天堂已經像咒語般影響著他的一生，這跟我們的生活有多大的關係呢？
2. 老牌氣有時候會用次要的願望來取代對天堂的渴望，這跟我們的生活有多大的關係呢？
3. 我們對天堂的渴望和我們對神的渴望是否兩個獨立的願望？或是渴望那個上帝為我們創造的家園是我們渴望祂的其中一個層面？

布朗 (Devin Brown) 是阿斯伯里大學 (Asbury University) 的英文系教授，他是 *Inside Narnia* (2005), *Inside Prince Caspian* (2008), and *Inside the Voyage of the Dawn Treader* (2010) 的作者。